

乡关已失

拉迪夫莫哈末 (Mhd. Latif Mohamed)

拉迪夫莫哈末是新加坡重要马来作家之一。他生于1950年3月20日，在敦斯里拉朗中学受教育，后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，曾执教多年及任职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，编写课本，现已退休。

自1967年以来，他写诗歌、短篇小说、评论、长篇小说和剧本。曾赢得1974、1975、1979和1980年度文学奖。出版著作有诗集《一团火一道彩虹》(Segumpal Api Selingkar Pelangi, 1978)、《心湖》(Danau Sukma, 1988)；短篇小说集《遗失》(Kehilangan, 1982)；及长篇小说《怀念深深》(Di Puncak Rindu, 1977)、《眼泪城》(Kota Air Mata, 1978)；《在隔离中》(Dalam Keasingan, 1989)及《凭吊爱情》(Ziarah Cinta, 1998)。

《乡关已失》(Nostalgia Yang Hilang)译自《淡马锡》(Temasik)短篇小说集，原文曾发表于1986年2月2日《每日新闻·星期刊》，)

那天我最高兴。晚上 8 时我们将去樟宜机场。经过 30 年的努力，我将第一次和哥哥见面。我在脑海中描绘哥哥的样貌。母亲说，哥哥最像先父。我想哥哥的肤色一定白皙，即使不像洋人那么白，也一定不像我们这样黑。哥哥居留英国那么久，不是一两个月，也不是一两年，而是 40 年。

我奇怪哥哥怎么能够成为英国公民。他可是出生在这里啊。母亲说，哥哥是因为生气而跑去英国。起初他当海员。后来就定居在英国。在那里结婚生儿育女。哥哥有三个孩子。全都是英国爪哇混血儿。从哥哥寄来的照片中看来，他们全都漂亮英俊。

“哥哥为什么生气？”一天母亲讲到哥哥时我发问。

“女人的事罗。他失望了就走掉。他实在太迷恋那个女人了。他非常爱她。可当我去提亲时，却被拒绝了。那个女人嫁给了有钱人。你哥哥非常生气。起因就是这样。”

我猜想哥哥的性格。他现在一定很摩登。可能讲话已西化，吃东西也西化，举止也西化了。大概一切都已像洋人。我想象他的容貌。他的皮肤一定是白里透红。爪哇人

“飞机几点降落？”母亲眼望候客大厅墙上的大钟问。

母亲很想去英国探望哥哥。我们也努力存钱要让她去。

我写下了母亲的一切叮咛。每个月她都叫我写信给哥

“来不成。她申请不到假期。”哥哥用流利的马来语回答。他注视我和母亲，然后问：“蒂玛和蓝利呢？”

在德士车里，哥哥看着新加坡的变化，感到很惊奇。

“淡马锡变成这样了。”我听他说淡马锡吃了一惊。他又说：“新加坡建设得太快了。”

哥哥整晚与我们聊天。我问他有关在英国的生活。他似乎是一个很忠于马来人传统的马来人。他还能流畅地写爪威文。他还吃“波拉占”虾膏。他还阅读马来文学作品。他也懂得沙末赛（A. Samad Said, 马来西亚大作家）。他也能深入地谈论长篇小说《荆棘满途》（Ranjau Sepanjang Jalan）。他与留学英国的马来西亚学生密切来往。他常常邀

哥哥提出要求。“我很怀念我小时候玩耍的地方。”

我呆呆地无话可说，心中激烈交战。哪儿还有甘榜哇丹戎可让我带他去。甘榜哇丹戎已经被铲泥机吞食了。最后我只得把实情相告。哥哥感到失望，兴起怀旧情愫。“没关系，带我去那里，看看它的旧土地也行。”他悲伤地请求。

第二天，我还是带哥哥去到已经冷寂的甘榜哇丹戎。他站在红土地上沉思。愁肠百转。然后他又叫我带他去巴东特巴卡小学（Sekolah Padang Terbakar）。我又一次张口结舌。他仍然要我带他去。到了那里，哥哥陷入更深的怀念。他站在已被建筑物吞食的学校原址。

“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”他问。

“建设，进步。”我明确回答。哥哥的问话里含有冷嘲味道。

“难道进步就必须消灭旧有的一切？难道进步即是摧毁过去？”我无言，没有回答哥哥的问题。

“30年。30年来我一直思念故乡，一直怀想儿时的种

哥哥脸色凝重地面对我的问题，疑惑重重地凝视我的脸。我无法猜想他这时正在想什么。

“我们并没僵死。我们这里有整百个文化团体。他们都很活跃。有戏剧团，舞蹈团，歌唱协会，陀螺协会，武术协会，文学团体。宗教团体更有几十个。我们还建立了

许多漂亮的回教堂。我们还有这一切。难道这样我们还会被新建设淹没？”

哥哥沉默不语。我觉得不该再用种种问题为难他。

静默了好一阵子，哥哥开口叫我带他去丹戎加东（Tanjung Katong）。我说丹戎加东已经没有了，已经被填平了。作为代替，我带他去马林百列。

哥哥眺望海平线，想起 30 年前，当他还是青少年时。那时他和一个女子相爱。丹戎加东见证了他爱人的誓言。那时他的世界充满着爱。觉得没有爱，他的生活将毫无意义。他的爱人信誓旦旦，许诺会永远忠于他。据说，不是因为财产，不是为了高职。哥哥也全心全意爱着她。哥哥完全陶醉在恋爱中，整天想着他的爱人。他觉得恋爱非常美好。他充满了幻想。

他叫母亲去提亲，没想到却被拒绝了。他觉得天都倒塌了下来。他的身体被大地吞没。他的眼前一片黑暗。

他开始憎恨一切，灰心失望，身心疲乏，神情颓靡。
爱情毁灭了他的生活力。

在朋友的劝告下，他決定隨船航向任何地方。他帶著

受创的心和枯萎的爱情去流亡。现在，他猜想他的旧爱人一定已经老了。她大约已 50 岁，必定已经有了儿孙。最少也已去过麦加朝圣。

“这里是重物质者生存。”哥哥突然说。

“在英国也一样，有什么差别呢？”我争辩说。

“这里的改变真可怕。我害怕看见它。机器可以消灭人类的文明。”

“机器消灭全世界的人类文明。这场革命毁了一切。”

我补充。接着问：“哥你生活在国外感觉怎样？”

“我觉得快乐。有好妻子。有聪明伶俐的孩子。”

“可是，哥你心里呢？你的精神怎样？”

“我的确感觉有所失。生活在不认识不热爱我的文化的人群中。可是与这里比较,我还是觉得生活在那里更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在这里现在还有什么呢。生活在那里更强。我眼不见为乐。”

“那可不是在逃避吗？”

“啊，人类都在逃避。哪有什么人不在逃避？”

“要是你有机会居住在这里，你愿意吗？”

“不。我不要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我与这里已没有什么联系。除了家人。除了我对家人的爱。”

哥哥视新加坡为夺走他的爱的城市。他是因为失去爱人而憎恨这里吗？或许他只是在为憎恨这里找寻借口。哥哥现在变成怎样的人了。或者他只是一半一半的？一半是马来人，一半是英国人？他对殖民统治我族人民几百年的英国人，是抱持怎样的态度？他对曾经令自己族人愚昧的英国人，又是抱持怎样的态度？那种愚昧还一直遗害至今呢。他对这一切采取什么态度？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翻腾。但我没有对哥哥说。我担心他听了会更讨厌逗留在这一带。

我看哥哥的脸，见他脸色显得若有所失。他似乎非常怀念那些他再也无法找回的东西。

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，哥哥说要回英国。他说他的假期已经完了。母亲非常伤心，不愿与哥哥分离。母亲认为

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哥哥的脸了。离别时母亲痛哭流涕。而我也第一次看见哥哥抽泣。

哥哥上了飞机，我仍然可以感觉到他那若有所失的神情，一种难于言说的神情。

我扶持母亲乘车回马西岭。哥哥的身影似乎一直在我的眼中晃动。

陈妙华 译